

賭神

我們一家的命運，也許早就從那些翻疊的撲克牌中看出端倪。

我記得那段日子裡，我們一家總是對坐在離家不遠，市集邊緣的一座小咖啡廳，啜著苦哈哈的咖啡，等待日影西斜天空緩緩暗下來，四周高樓覆壁彷彿我們也活在一杯咖啡裡。

爲什麼要坐在那呢？又是從哪時候開始，作爲家庭交流情感，或著以此彰顯勢力將檯面下鉤心鬥角之暗潮全一股腦兒攤開來，我們家四口子明明窮的要命又這樣符合彼時我們對美好生活之想像，相約在黃昏之際坐著高腳椅，穿著正式且小指裝模作樣翹起，語音聲調皆放的這麼輕柔深恐破壞那一刻悠緩如沐金光的構圖，卻還是不可避免的，嘴裡一逕談著昨日標會仔阿水嬸么壽喔又是他……

那樣一幅圖畫，若透過咖啡廳金邊帶鉤裝飾著玫瑰花紋的玻璃向裡望去，玻璃厚度與觀望距離加深了景深，阻隔聲音，並柔化了焦距，如今透過記憶，便像是景框裡的景框，若以此作爲我們幸福家庭印像的某個定格瞬間，我們一家子沐浴在那些高透明度透過折射均勻散佈如粉撲的光裡，露出差紅的微笑。

但事情不是這樣的，若穿過記憶的長廊，卸下咖啡廳內牆與牆上大面窗玻璃，我們一家子便赤坦坦暴露在審視的眼光中，那窗框所遮掩的部份，木頭桌上分明攤放著成對的牌組，我們上半身不動，手掌或放腹前或平攤桌面，在記憶景框看不見的暗處，正掐著一張又一張撲克牌進行繁複的算計，不時撇眼凝視著對家與周遭親人面容，腦海裡萬千數字流過卻只是在意對方與自己手上那些交替的排列組合。「大老二」遊戲，我們一家人全沉溺在這樣一個由名稱猜不出內容的撲克牌遊戲中，周旁逕是這樣閒晃著毫不知時間該如何挪用，只好沉溺於牌戲中的無賴漢無聊人士，純粹是因爲組合，上班族頂客族、課餘時間的學生群，而我們這桌，只是恰好我們是一家人罷了，一次命運抽牌的隨意組合。

細細想來，便察覺記憶的不可靠。爲什麼記憶裡會出現我們一家人均在咖啡廳裡的畫面呢？若我們一家是坐在咖啡廳大面觀景窗畔，桌子緊鄰窗壁，那以此間咖啡廳製式四方形木桌而言，便該只有三面能坐人，也就是說，我們一家四口，我、我父、我母與祖母，必然只有三人能夠進行這場牌局，桌子有一邊則因爲緊鄰窗壁而空缺，所以長久我所建立，關於幸福家庭之全家福照，可能是以謊言所構成，設若一家四口聚集於徒存三面之方桌上，且並無擁擠的手臂抵著手臂肩併肩之窘境，那必然有一個人沒有來。會是誰呢？排除身爲記憶擁有者的我自己，考慮較大的可能性，不存在的角色，也許是我雙親中任一位置。

抽牌，配對，我父從來是那個考慮先由手上牌組中打出的第一張牌，失群鳥，面臨我生命裡的重大事件，我父總以他的不存在證明他的存在—因此我便會因爲他的不在而加倍想起他。印象的累積可以追溯自我的出生，直至畢業典禮、領獎、重大疾病或著被記過，我父常因突發事故無法參予我的人生，例如工作加班，在家裡睡晚了或終於想到要出門了車子卻沒有油……最常作爲解釋的理由，是他旅

行去了。我爸便像是盛極一時香港賭博電影裡，老千高手那攏開一長列撲克牌的動作中順勢悄悄掩入袖子裡的那一張，障眼法，推門回家不見我父掛在沙發上的外套，我母說，和朋友出去了，看看晚餐會不會回來，這頓晚餐可有得等，可能是半小時後的，若我父隨性動念的旅程只是踱步到朋友家的話，也有可能是三天後，只因我父臨時起意開車作了趟溫泉之旅，等的最久那次，我父原來說好去上海五天卻拉長成大半年，後來人黑了拖著一大絡鬍子據說由絲路歸來，原來他在那遇上老朋友，玩興一來便籌畫經新疆至西藏見識見識，拜託旅行社加簽證以半自助方式展開彷彿雲水僧似的浪游之旅，絲路綿延千里，那回我父便像是走出我生命的疆界再也不會回來了，他返家的那天，我站在門口已由國中升上高中，我髮蓄長了時間在身體內確實澱積著，他駐足門邊，打量我背影好一會兒，直到我轉身才怯弱弱喚道，兒子耶！倒好像我才是那個遠遊歸來的人，於是我父與這個家的關係便如那些旅行的日子，充滿換日線切過的時差，我們所共存的記憶畫面將隨著計時數量減少而充滿差異，最終日晷偏移，他記得黑我們說如此明亮，他一開始就被我打出配對的家庭牌組之外，充滿變數。

所以三個人的牌局，未曾摻上一腳的，也許是我父。只是，記憶所發生的時間，人物總是沐浴在一層薄薄的金粉之中，那是黃昏時刻。假如，我父恰好在那明亮之交的夾層裡存在，也有可能，作為那個不存在角色的，是我母。

小時後我總覺得好奇，在清晨大喊一聲我去上學了，帶著棒球帽身背書包離開家之後，作為據守陣地守住房子裡家庭僅餘之微息，那些家人都在做些什麼呢？記憶裡我祖母總是睡臥在他那充滿老人氣味，日光照不進的偏間，我遇見她總是在放學後返家的馬路上，我祖母已著裝完畢，身穿那個年紀可能稍嫌艷麗之大紅花壁翠錦色，顫步施施然前往咖啡廳的路上，那麼，我母呢，他是否應該扮演著一貼己媳婦的角色，襯托祖宗奶奶矜貴似托著祖母的掌亦步亦趨跟隨其後？

也許有那麼幾次印象，或著我將那年頭看慣了的粵劇古裝裡丫環夫人相扶持粗粒子沙沙跳動的畫面摻入也未可知。那麼，我母究竟是如何抵達咖啡廳進入那記憶的景框中呢？命運如何派牌，將我們那一家子一一按入時間的矩陣中，並使其和諧？

咖啡廳的牌局固定進行到天黑之後，記憶裡並沒有就此餓肚子或吃冷食的印象，若母親有赴那段時日的牌局，那她必然需於我祖母步出家門的午後，趕著在廚房舞刀弄鏟，飛劍光撥弄火球之類先做好晚餐，並使其維持恆溫，等待我們一日征戰歸來。這個推測到很符合我母的牌品，我與母親打牌的幾次經驗裡，她表面上不動聲色繼續討論著蔥價米價，並持續對過往之鄰人抱以客觀或間接聽來流言之品評，手上打出來的牌卻那樣張張到位你可能誤以為是刻意配好的，先葫蘆後四條，大順小順，套牌似的搭配展現我母驚人的控制能力。是以她的確有可能在牌局之前便以張羅好晚餐，返家後只要繫上圍巾，隨便瓦斯爐上一熱，便能端出一道又一道配色精美熱騰騰之菜盤，什麼醋漬黃魚什麼一肚鮮，均蒸氣竄冒一筷子插將下去便是骨肉分離的爽口勁兒，我母控制牌局，也仿若香港賭博電影裡賭術高手那樣能測知牌面與花色分布，所以能完美的控制時間。

但這樣的記憶卻在日後的牌局中遭到推翻。有那樣一天，我因為感冒而攤倒在咖啡廳桌上，發著燒只覺腦裡有一種被抽空的膨脹感，眼前黑甜黑甜，牌面上方塊顛倒黑桃迸裂成滿天星花，我哈著熱氣用好乾的聲音對祖母說，我好不舒服，想先回去，便晃搖搖漫步離開咖啡廳，彼時日已斜，那本該是我在咖啡廳消磨的時間，不在場時刻，現在卻彷彿背著重背包闖入月球背後那沒有光的一面，鼻子一吸一吸如太空人呼吸器，重力失當般艱難踏出下一步。意外的，我卻在夜市一角發現我母的蹤影，像是牌局由丟牌開始，初始混亂的局面終究會歸結到簡單的勝負，我發現，我母正推著小推車，沿著夜市攤販彷彿檢查撲克牌真偽似一家家熟練的挑揀著，走近一看，推車金屬架上以塑膠袋以免洗碗裝盛的，是直竄著熱氣霧白了塑膠袋表面的熟食，牌面揭曉，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家的晚餐，原來都是出自外食。我母並不是控制牌面或時光的高手，而關於我母烹飪的形象，則全出自我的想像，牌面翻起，局勢逆轉，我母縱然牌技再佳，但在那個時間點裡，她正為了家裡餐桌上另一副牌面組合而憂心，她所以之搏殺鬥智的，並不是心智的領域，而是關於肚腹的。但她確實打了一手好牌，以巧妙的配對與套組使我經過這麼多年，始終未曾察覺，那一桌琳瑯滿目而不停重組的，是我母由有限的夜市熟食中變化而出的無限組合。

這麼說來，設若我父我母都不在咖啡廳中，關於全家福的記憶，便只剩下我與祖母。那個關鍵的第三個人，其實是某一人投射窗上的倒影，對影成三，也就是說本應該有三個人加入的牌局，實質上是二人對決。若真是如此，那麼參與者的組合便剩下祖母、以及我與鏡中的自己，或著我和兩名祖母。

這倒也存在可能性，畢竟我尚小祖母年紀那麼大了，以一家人的性格分配來看，正因為我是獨生子，我父常年缺席而我母始終在進行她自己的牌局，原該有固定空間容量的家，因為周旁之人的退縮與謙讓，使我有機會膨脹自己侵占絕大部分領地，這麼說來，我倒覺得這牌局遊戲彷彿特別為我而設，大老二大老二，原來撲克牌中數字二恰巧佔著尷尬的地位，由起始算，前頭還有個一，想以數量勝偏偏牌面標示著國王的十三最大，只有大老二遊戲，將數字二設定為最大，那似乎顯示了我在這個家的地位，是個隱藏的暴君，檯面下的控制者，權力無比擴大得以使空出來的桌子容下第二個我，我便在玻璃的另一端以倒影之姿穩坐王座之上。而祖母，說穿了，老人年紀到一個層度，便像是摺疊尺打了個折，後頭刻度又對齊前面初生的，或著以牌局來看，牌面若對決雙方均為順子，則牌面數字組合二、三、四、五、六大於數字為十、J、Q、k、A的組合，累積點數少的數列反大過多的，我祖母這一生累積了這麼多時間，性格卻倒縮為小兒，霸氣的反而要人讓她，於是遊戲裡只剩下我與祖母，一少一老，或著一老一少，在精神或身體上以對調或正對之姿進行對決。

兩個人可以玩「大老二」嗎？我不太清楚，所以那一段日子裡每一次的對決都無比漫長而慘烈。牌局開始的時候，我祖母好老了而我那樣年輕，她總是俐落的發著牌、組牌，再謹慎的佈局、出牌，我對於我祖母所知道的並不多，也許我們的相處便只是無數充滿謊言與變數的記憶裡小小的一個景框，我和她重複在那

個光度逐漸暗去的咖啡廳裡，彼此押上時間與歲月進行拼搏，我祖母被填滿的太多，我則還有許多空白，於是她開始嘩嘩嘩丟出她手頭她心底那悠長的上半生以及關於這個家的種種一切，聽她說她的年少，與祖父的相遇，如何經過某個大時代裡小小的烽煙愛恨，然後有了這個家以及四方桌子旁牌局的參予者們，她的人生重複出現命運與徵兆，傷害與苦，便像是牌面上的配對，花色與數字一些規則以及小出軌，撲克牌一翻再翻，她且經歷無數命運交織的牌局，一路洗牌重新拼湊下來，來到此。

而現在則輪到我了。

在參加人數逐漸減少又復增加的命運牌局裡，掀牌聲沉重，我湊好手中的牌謹慎擲向桌面，祖母終將消失在時間的咖啡廳前，我望著桌面上攤開的牌，記憶裡只剩下我與我自己，便像是回憶的我對坐在過去的我之前，牌面上揭示著數字十、J、Q、k、一，數字一是初始，我祖母啟動我們一家命運的牌組，老K頭鑲皇冠立於座中，那是再遙遠也不容動搖位子的我父，我母則面朝左右彷彿相張望，彷彿正忙著張羅些什麼是勞命的皇后Q，我是J，王子亦或騎士，命運的傳承者，縱然有比我們這樣的組合更巨大更有勝算的牌組，但我選擇如此搭配，那便是我們一家，無論輸贏。

小時後為之瘋狂的香港電影裡，周潤發扮演賭神，叼煙梳著油頭，好瀟灑披風抖落手上撲克牌唰唰唰俐落洗牌，直到長大才明白，並不存在這樣的人。那麼關於我們這一家如黃金印象般的記憶也是虛構的嗎？或是那是我在經歷那麼多扭曲以及戰鬥的人生之後，恍如電影裡賭神也悄悄以換牌美技或特異功能，將我那些如今崩離四散的家人緊湊在記憶之中，時間暗中偷換，我又偷換了其中蘊生堆積的記憶，將敗毀的消失的重新洗牌，代之以美好。

於是我得以再那麼多虛構與謊言背後，架棚疊屋立起一座也許並不存在的咖啡館，在那裡，我四散流離的親人紛紛越過時間與空間的阻難，萬水千山齊聚於此，我得以想像那個歡快的，杯盤瓷器喀響、桌椅移動刮出擦地暴音的熱鬧場面，牌面本身的大小並不存在意義，只要能夠讓這樣短暫的時刻持續下去就可以了，於是我們玩起了一種名為「接龍」的遊戲，一張一張順著牌面數字花色打下去，那個黑色鑲金的畫面裡，親愛的親愛，請別讓時間過去，我們得以用彼此所擁有的，去填補時間裡那些空缺與憾恨。

多年後，也許我父果然逕赴人生的大旅遙無歸期，可能是我送他最後一程的我幾乎已經設想好那樣吵雜充滿畫外音鼓鈸銅鑼齊響的畫面，而我在他安靜的身體旁，追憶那個宿命的一刻，過於澄澈的天氣火勢偶然忽下的暴雨，某些日常生活裡微小的不輕易的偶然彼刻都彷彿成爲一種預言，像是賭桌上被謠傳行之有年的禁忌，而我母有一天會換位移座坐上我祖母原來的位置，他終將發現無論是飯局或著牌局，不獨獨是她在偷換與拼裝那些有限的花色與菜色，連她身旁打牌的人們都將如牌面遞換呈現不同的模組，對面不識，驚非曩歲。

但在記憶裡，那些遺憾的又被填補了，切牌洗牌，擲牌的手勢勁急如飛符走咒，我們終將離散的家人齊聚在牌桌上，談些家常事鬥口戲鬧耍些小脾氣的，始

終不讓那輪轉的牌局停下。

欸，輪到你囉。

我抬起頭，像那個多年前因為重感冒而早退的孩子，若按照真實的情節，我將在告別祖母提早離開咖啡廳後，撞見推著小推車穿梭於夜市攤販中的母親，就此明白那些牌面運作之後的，關於生命真相的揭牌。但此刻我握有記憶的重組權，在那個分光片影的剎那，那個牌面一角被撐起尚漏出許多可能的瞬間，那未來尚未來到的一刻，請容我坐直了身，硬撐起那感冒病毒正絨毛款擺持續侵吞我組織的大身體，和我一家人對坐，直到天光逐漸暗下，咖啡廳外車聲漸遠人潮皆不見，咖啡桌上那株黃金葛細捲葉片悄悄挪移了位置，我們依然不肯散，不知秦漢乃至有魏。

在那之外時間的風暴大舉來侵，捲起漫地的碎紙片、壓扁的鋁箔灌以及更多隱喻著城市傷口的物事，而在我心靈的那座咖啡廳中，我與我的家人久遠的對坐著，我們那麼憂傷又甜蜜的笑著持續著那冗長的牌局，偶爾耍詐餵給對方一點小小的甜頭，在那些親暱的拍肩安慰聲中，凝視著我親愛的家人。

也許賭神能夠看穿那以幾何圖形構組而成的牌背直視其所隱藏的神秘數字，而知道結局，我也知道每個人的終局是什麼，而我儘我所能的讓那個最後的時刻延緩（欸，輪到你囉。）讓那些來不及敘說（我很想念你）、暗夜裡始終未及告訴（謝謝）以及未能實現的（對不起），有那麼一刻能夠迂迴而婉轉的傳達。

我們繼續下去吧。始終存在最後一張牌猶未掀揭，因此還有許多可能。我便明白，此後，我將在命運不斷翻轉組合的牌局裡，以最小為最大，持續向命運一搏。